airiti

誘導「嚮往文明」之旅：1897 年台灣「蕃人內地觀光」

◎ 傅琪貽*

摘　要

乃木希典擔任第三任台灣總督的時間是 1896 年 10 月 14 日至 1898 年 2 月 26 日，其施政以軍政體制設計確保台灣內部治安的「三段警備」爲主幹。然而，乃木於 1897 年 8 月間所舉辦的「蕃人內地觀光」，是其對原住民綏撫政策中的重點項目。當時，台灣各地原住民「蕃人」約 10 人被安排赴日。他們從台北集合，一直到赴日與歸台，合計總共 29 天的過程，因有隨團的台灣總督府殖產部拓殖課民政局技師藤根吉春紀錄後，整理成冊給民政局長曾根靜夫的復命書《蕃人內地觀光日誌》一書。本文主要是分析藤根的《蕃人內地觀光日誌》，再進一步建構殖民與被殖民如何在自然民族的旅行行爲上呈現出異文化接觸的模式，以及旅行行爲本身如何在自然民族與文明間扮演文化媒介的作用。

關鍵詞：蕃人、內地觀光、誘導、嚮往文明、乃木總督

* 本文 99 年 2 月 22 日收件；99 年 3 月 4 日審查通過。
傅琪貽，國立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airiti

Tempted to Tour in Japan— Taiwanese Aborigines' In-land Tourism in Japan in 1897

Qi-yi Fu*

Abstract

Since Taiwan's Takasago Volunteers set out for the battlefield in the Philippines toward the end of Japan's colonization of Taiwan in March 1896, approximately 10,000 Taiwanese aborigines were recruited to engage in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Southern Asian islands prior to Japan's defeat in 1897. Initially assigned to transport and supply units, the Takasago Volunteers were unexpectedly sent into front line combat as riflemen. On account of regime change, the issue of the Takasago Volunteers has all but been forgotten in the R.O.C. (Taiwan) and Japan. Nonetheless, it is clear that human rights were severely jeopardized.

Keywords: aborigines, in-land tourism, temptation, Nogi Maresuke, civilization

* Received: February 22, 2010; Accepted: March 4, 2010
Qi-yi Fu, Department of Japanes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iriti

一、規劃「蕃人內地觀光」的政策意義

1895 年 5 月日本入主台灣，開始統治台灣。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對台灣原住民族實施「綏撫」政策。5 月 27 日與 8 月 26 日樺山總督連續發表的對台施政方針中顯示，有關台灣原住民族整體的理解與定位，爲在「未浴皇化」的野蠻地上「矇昧頑愚之蕃族」正在「割據」內山的狀態，然而日方爲避免陷入「土匪」與「生蕃」兩面作戰、不利於日軍佔領台灣作戰，向日軍宣示暫時對「生蕃」採取馴服的「綏撫」政策（杉山靖憲 3）。然其基本精神是以「恩威並施」的懷柔馴服手段爲主，欲達成殖民統治開發內山資源的目的。

樺山總督視清劉銘傳的「開山撫蕃」爲日本推行台灣殖產政策上可當作模範的做法。於是採用清「撫墾局」模式，於 1896 年 4 月在全台設立掌管「理蕃」業務的行政機構「撫墾署」共 11 所：宜蘭叭哩沙、台北大嵙崁、新竹五指山、新竹南庄、嘉義林圯埔、苗栗大湖、台中東勢、高雄恆春、南投埔里社、台南蕃薯寮以及花東的台東撫墾署（伊能嘉矩 12）。日方認爲，清代撫墾局施展「饗以酒食，贈與布匹器物，施以教訓」將「生蕃」改化爲「熟蕃」，因此「建房屋、備器具、蓄家畜、發津貼，以獎勵順化」必獲良好的成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46）。對「撫墾署」未來有相當的信心。

所謂「出草」，是原住民爲保衛部落領土的完整，對入侵的外族進行砍頭來祭祖以求平安的措施。在主要製腦生產地北部泰雅族居住的地方，日益增加「出草」事件，有害日本在台「殖民興業」的政策，日本的製腦業者對此感到格外害怕，欲阻止「出草」，可是非武裝的撫墾署無能爲力。有一派欲從殺人犯法事件來嚴辦，如制訂「生蕃刑罰令」等法源依據採取嚴厲處分。然當時日軍對野蠻「蕃人」排除法治範圍而不願意治法，加上在台守備軍軍力單薄，絕不可能對「蕃」開戰。於是仍舊延續著清代撫墾模式主以惠予物品與酒肉招待的方式，暫時拖延問題。總督府創設「撫墾署」時，安撫與調查功能取向之外並無特別政策，讓各「撫墾署」試辦各種的撫育措施。如台東恆春則藉以簡易學校教育試圖教日語，對台北大嵙崁族群惠贈日本國旗，宣布大清帝國統治結束，嘉義林圯埔則積極經營而把惠予物品分成 7 等，依照表現程度分送農具、布絲、毛巾等，但嚴格限制槍彈供應（伊能嘉矩 99-125）。雖然日本治台初期遵守貫徹「綏撫」政策立場不變，但無法壓制鼓勵「蕃地」開發，卻又沒

airiti

有保護的力量，故撫墾署成立初期就有逐步廢止的議論。

樺山資紀是統治初期治理「理蕃」政策大綱的創設者，第二任總督桂太郎因任期 5 個月太短而無任何「理蕃」政績，於是等到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時才有具體出現傳承與發展性的「綏撫」政策。乃木總督具軍人色彩的「綏撫」政策，主要以維護治安爲出發點。乃木總督最關心的議題是如何避免發生台灣內部原漢團結一致，對付外來新統治者日本的情形。因此，他對漢人武裝抗日採取嚴厲的軍力鎮壓手段對付，但對內山「蕃人」則採取「綏撫」的分離手段。根據 1896 年乃木總督上任當時所提出來的對撫墾署政策，共有 6 項方針：

1. 矯正蕃人鎖國封閉的想法
2. 嚴禁蕃人殺人
3. 打破蕃人的迷信
4. 啟發智能與授產、改良食衣住行
5. 促蕃地的實地調查與交通
6. 開發蕃地與森林產物的利用（伊能嘉矩 29）

然而，各地撫墾署長對此「以酒肉饗宴，惠予色絲、玻璃玉、色布，以獎勵就業、嚴戒殺害」的消極安撫措施，以及撫墾署扮演收集「蕃情調查」，深深感到無力。但殖產部長以開發「蕃地」資源爲優先，堅持用撫育教化而使其嚮往文明的「綏撫」政策。故面對「兇蕃」時，採取由頭目勸告或停止交易不供應生活必需品的封鎖方式處分。1897 年 4 月 21 日，在總督府召開撫墾署長會議商談「蕃政設施統一問題」時，乃木總督仍舊主張不得違背「綏撫」的基本方針（伊能嘉矩 36）。乃木總督於 4 月 28 日更是以「總督內訓」指示，將「生蕃」的打獵視爲其重要的生業，故決定凡是撫墾署長所頒發的「營業者」與「 非營業者」官方限量供應槍彈與雷管，此乃總督府「綏撫」政策堅持不變（伊能嘉矩 42）。當時適逢台灣人民選擇去留而從 4 月 16 日起實施戒嚴的期間，5 月 8 日爲決定去留的最後期限。乃木總督在此戒嚴期間爲取信於台灣原住民族，採取更爲寬鬆的限量供應槍彈「綏撫」政策。

明治 30 年「蕃人內地觀光」的規劃，與乃木總督「三段警備」政策中，將「生蕃」人力規劃在內山治安兵力的規劃有關連。1896 年陸軍步

airiti

兵中尉長野義虎於該年 6 月 30 日繼任埔里社撫墾署主事兼署長[1]，提出「義勇蕃隊組織意見書」，認為由年輕、身心健壯的「蕃人」壯丁志願者來組織「義勇蕃隊」，保護內山「蕃地」的治安，可減輕日軍的經費與人力上的負擔。使用台灣當地的「蕃人」，優點共有 12 項。其中主要理由為他們是適應台灣內山地勢氣候，不必憂慮罹患風土疾病，且軍隊籌措糧食上，可發揮其便利性，為行軍而跋涉山河時可取得便利。如有叛逆者潛伏，可用「蕃人部隊」來鎮壓；如果由日軍加以短期集訓即可立即培養出隸屬於總督下忠誠的「義勇蕃」部隊（伊能嘉矩 33-34）。同時長野在意見書中明確表示，一旦訓練成功就無需要撫墾署（伊能嘉矩 33-34）。當時的台灣總督府面對兩難，一則當時在台流行 8 種傳染病如鼠疫、赤痢、痘瘡、天然痘等[2]，民不聊生。另一則是層出不窮的漢人武裝抗日，以及內山「蕃地」發生「出草」事件，使其軍警為鎮壓而奔命。如明治 30 年上半年中所發生的「出草」事件，在台北、台中、台南共計 170 件（死亡 157 人、負傷者 13 人，其中含日本人 2 名）（井出季和太 51）。台灣總督府高級參謀楠瀨幸彥中佐提出「台灣全島分數區以訂定適當的統治策略」（共 26 條）（台灣總督府陸軍幕僚 11-12, 18-23）。乃木總督正著手實施全台「三段警備」，「第一區」為平地及治安良好之地，故由警察來治理，「第二區」為平地與山接壤地帶，故由憲兵來治理，治安最危險的內山「第三區」由軍隊來治理。長野的組織「義勇蕃隊」來輔佐日軍在內山「蕃地」的治安建議，深得乃木總督的賞識而發展成軍方的「護鄉兵」組織構想。

「三段警備」中有關建立「第三區」治安維護，與各區日軍守備隊能否培訓出良好素質的「護鄉兵」有關連。該年 2 月起，乃木總督下達命令給三個守備隊長，展開調查並評估且規劃各軍團內組織的可行性，同時指派台灣總督府高級參謀楠瀨幸彥中佐到中央政府展開遊說（台灣總督府陸軍幕僚 11-12, 18-23）。乃木總督本人也致函給陸軍大臣促使早日實踐（台灣總督府陸軍幕僚 28, 56）。乃木總督之堅持撫墾署採用消極

[1] 明治 30 年 07 月 15 日〈長野義虎外四名敘任及辭令〉，《台灣總督府報》第 131 號。

[2] 明治 30 年 07 月 01 日〈六月廿七日於臺北縣滬尾玖坎街發現一名內地人罹患天花〉《台灣總督府報》第 112 號；明治 31 年 01 月 29 日〈一月一日至十日間本島八種傳染病患者情形〉，第 233 號。

airiti

的「綏撫」政策來拉攏「蕃人」，其意圖在於如何厚植在台軍事力量以求早日消滅漢人的武裝抗日，獲得安定。10 月 13 日總督府軍務局長立見尚文少將也提出「行政改革意見書」（台灣總督府陸軍幕僚 420-25），剛好適用於台灣總督府官制的改革，即效法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統治政策，準備在台實施軍政統治。然而，乃木總督在台確立軍人獨裁的軍政統治，其中關鍵的內山「蕃地」安定，其基礎與如何成功地籠絡「生蕃」關係很密切。

二、參與「蕃人內地觀光」的人選因素

1897 年 6 月 21 日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致函給各地方縣長爲舉辦「蕃人內地觀光」而提供推薦名單。然因有經費問題，最後只邀約縮小範圍爲「內山」5 個撫墾署管轄區，而最後真正能觀光到日本者約 10 人（鄭政誠 41）[3] 而已。他們於 8 月 1 日前先由各撫墾署官員帶到台北。該明治 30 年「蕃人內地觀光」活動的建議者，同爲提出「義勇蕃隊組織意見書」的陸軍步兵中尉長野義虎，他是該「蕃人內地觀光」隨團日本在台官員的代表人。其他隨團者，有日語翻譯人苗栗的仁連木、台北的大嵙崁區域日人通事緒方正基，以及台灣總督府殖產部拓殖課民政局技師藤根吉春等人。新竹衛戍醫院的澀川一等軍醫則隨赴日船陪同照顧一行人（藤根吉春 26）。

當時台灣總督府所安排赴日觀光者，條件限制爲頭目、副頭目或部落中有影響力的人物。雖然從藤根留下《蕃人內地觀光日誌》中無法掌握到底參與此活動者總人數與其全貌，以及官方篩選時的鎖定標準，但從藤根記載其中 7 人的履歷介紹中，就能瞭解日方的用意。

台南蕃薯寮撫墾署推薦者爲漢人稱爲傀儡蕃或加禮蕃的大頭目年約 22 歲的「麻呂」，評價爲歷代有聲望的世家子弟，對部落間的糾紛處理妥當，一切以和平收場。他是參與觀光活動中最年少者，不愛喝酒，喜歡身體裝飾、愛清潔，與其他來自不同族群者間的關係也以和睦相對（藤

[3] 關於觀光者人數問題，鄭政誠在《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一書（頁 41）中，依照《理蕃誌稿》第一卷〈蕃人ノ內地觀光〉記載為 13 人，但是根據藤根日誌記載有確實有名字的頭目與隨 7 名與病故者 2 名以外，其餘者不清楚也很難計算。因此在此以概算方式記載約 10 名。

airiti

根吉春 7-10）。「麻呂」是有顯赫家世背景且年輕有為的菁英，有影響力的大頭目。個性上也很隨和，於是被鎖定為易拉攏的對象。

嘉義林圯埔撫墾署推薦者為阿里山的知母勝社世襲總頭目「宇旺」。其管轄區域頗為廣大，從阿里山東南一半為起點，可至北濁水溪且越過八通關；一直延伸至鄰接東海岸，共管 4 大社 23 小社。個性溫和且聰明伶俐，交涉手腕高明，嚴禁手下殺人，但對「土匪」等遇到惡人時就殘酷手段制壓。他還效忠鄭成功而不肯投清，好酒不亂，觀察力很強。出發之前，見到台灣總督府替他安排的台北住宿簡陋不潔而表示憤怒，因此當局替此一行 5 人更換好一點的日式客房（藤根吉春 11-14）。由此記載可略知，當時為保護「宇旺」而隨同至台北的族人共有 4 人。其中一人為同為被選為赴日觀光者的知母勝社副頭目「無落」，藤根對他的觀察記載為勇猛、巨漢、溫和善良、寡言，且對「宇旺」很服從，是位勤勉的好人（藤根吉春 14）。「無落」在觀光途中擔任為「宇旺」隨從的角色。

台北大料崁撫墾署挑選爺亨社頭目「岱木宓嚇」。他是泰雅族大料崁前山群總頭目的養孫子，清季為報復毒害祖先的清兵而發動抗清戰爭達 4 個月之久，最後迫使劉銘傳提出議和收場的大英雄，個性豪邁，待人極為寬大，以恩威並濟頗獲眾多族人的敬仰。日本人來到台灣之後表現極為親日，如 1897 年初協助日方捕獲潛入三角湧的漢人抗日份子，又率 70 餘族人隨同撫墾署長宮原藤八協助打敗大料崁後山群，在平時則盡力參與日方各種建設（藤根吉春 15-17）。他對日方撫墾署功勞最大，可代表此趟赴日觀光團中最能扮演出色的親日者。另一個赴日觀光者為大料崁前山群合流社頭目的養子「巴特諾明」，他雖未有政績，但替補原本應邀赴日的後山群總頭目的缺，同時在旅行中可扮演「岱木宓嚇」的隨從者角色（藤根吉春 17-18）。

南投埔里社撫墾署選擇蚊蚊社頭目「烏藍」。理由是他深知部落被封鎖而切斷與外界交通對族群發展不利，故勸阻並約束族人不得殺害外族（藤根吉春 18-19），是個明理的人。另外，同為布農族欒社頭目「凱蘇兒」，是居住在深山區且曾經在水底寮殺過人而被迫遷移到離埔里約 2 天的深山內生活（藤根吉春 20）。前者代表與外來異族願意交往的前山區的人，後者剛好相反地深居在深山以打獵過活而尚未獲得認識外界機會，未曾接受文明教化的野蠻人代表。藤根記載雖然還有 3 位無名者，但是他們無任何政績，因此認為不必列舉做一番介紹。然而，在赴日旅遊途

airiti

中有一位病死、名字叫「來赦」的人，他也不被藤根履歷介紹。但從藤根記載的脈絡，得知他是來自埔里社，且是最年輕的人，原本就抱病隨團參加之後，一路臥病在床而最後不幸在日病故（藤根吉春 26）[4]。由此可見，藤根介紹的 7 個人皆有其代表性，且是旅遊中一路健康且能平安地回台灣的「蕃人」。其中排灣族「麻呂」、鄒族「宇旺」、泰雅族「岱木宓嚇」以及布農族「烏藍」，是在各族群中有膽識且能發揮影響力、一時難得覓尋的大人物，日方期盼透過安排日本觀光旅遊的洗禮，今後借重其對「文明開化」的衝擊而在部落中發揮影響力，成爲日方可用的親日份子。

1897 年 8 月 1 日各族群代表赴日觀光者分別由海路與陸路趕來全到齊。長野撫墾署長因在長途旅遊中和他們齊聚一堂生活，是各族群人士前所未有的經驗。當晚爲相互認識，長野特別安排共食共飲。然來自埔里社的人因見到臉上有紋面的泰雅族人在場而不肯入場，深怕被「出草」砍頭。後來用台語相互溝通而相識（藤根吉春 15），原來超越族群對外溝通用語爲台語，可見他們雖然居住在深山卻與漢人交易頻繁而從中學習到外族的語言。

因爲這一趟旅遊乃爲台灣內山「蕃人」第一次坐船渡海遠洋到從不認識的外族的國家日本，因此旅遊格外注意各種生活起居到文化觀念的差異。林圯埔撫墾署市川雇 (yatoi)[5] 與台北南洋醫院院長青山醫學士提出有關「蕃人」旅遊中的注意事項，可綜合歸納爲以下幾點：(1) 飲食方面的注意，(2) 旅行中生活起居方面的注意，(3) 物品惠予方面的注意，(4) 讓「蕃人」留下好印象而要注意的事項。

關於飲食方面，特別叮嚀喝酒要節制。如要提供酒等，一定要等待到晚餐時刻，且一次一碗爲限。如果尚未喝乾不可再斟酒，因爲這樣未

---

[4] 傀儡蕃或加禮蕃的大頭目「麻呂」是年約 22 歲的年輕人，與赴日旅遊途中病死的「來赦」也在藤根的記錄中以「最年輕」來記載，其差異應該是一位是頭目，另一位原本為被歸類為無名者卻因病故而記載其名者。這兩位皆被記載著「最年輕人」。藤根吉春，《蕃人內地觀光日誌》，頁 26。

[5] 撫墾署組織為「主事」兼署長，其下有「技手」「主事補」「通譯生」。「顧 (yatoi)」乃為台灣總督府地方官府體制下的臨時雇用人，月薪約 12 圓以下，但其下還有「傭員」〈明治 29 年 11 月 06 日雇員以下官船若クハ借入船舶ニ乘船出張ノ場合ニ於ケル食卓料支給方〉，《台灣總督府報》第 33 號。

airiti

喝乾斟酒算在一碗的範圍。不得喝到酩酊醉的地步，以防滋事鬧暴力。因此在此次的觀光旅途中，他們雖然在各地受到熱烈招待，但總是以茶點與水果招待。唯有乃木總督在日，與回台在總督府或台灣總督府高官在出發前設宴款待等共 3 次有飲酒招待之外，他們一路上喝不到一滴酒。一般食物方面，注意不以精美豐盛的料理招待而是提供與平時雷同的適量粗食，但要注意飯菜魚肉等一定要煮熟爛，且每餐要特別準備鹽巴與生薑。舉例說：如甘甜的點心、西式飲食與油質的食物等不適合，原因爲易患腸胃炎。然而，實際上因各參觀地點皆遵守不供應酒爲原則而全以日式茶點來招待。青山醫生也提出旅遊途中生活上的注意事項，如不需喝水太多次、飯以粗食爲主，房間要通風、不必安排睡在草疊上，如外出時戴帽子、穿平時習慣的衣服，但腳要穿草履，正午或下午 2-3 點時要休息，其原則是要保持與平時的日常生活一樣，不要有太大的改變。至於贈送禮品，特別叮嚀盡達善意來禮遇，且不得隨便惠予。特別叮嚀「蕃人」社會中有一定的送禮程序，而不得主從顛倒送禮，物品的質與量是大家完全一致，但非得先從頭目等上位者贈送後才輪到下面。然而辦事則剛好相反，先傳達給下面的人後，由下面的人再傳達給上位的人，因此台灣總督府安排赴日旅遊者中，準備了伺候大頭目的族人隨從的部屬（藤根吉春 16-20）。

然而，這些旅行注意事項中貫徹的一個大原則，是讓「蕃人」留下對日好印象。藉由市川雇的叮嚀，定位率「蕃人內地觀光」團者，其心裡得類似「教導貴族子弟的家庭老師」，一定要保持一貫的親切且發揮極大的耐心來伺候「蕃人」（藤根吉春 20）。因爲此一趟關鍵在於發揮「綏撫」政策的精髓，讓「蕃人」心中牢牢記憶對日的好印象，以達厚植親日情結。總之，提醒率團人得注意，不使「蕃人」感受到如被日本人歧視、辱罵、羞辱、拘束、繁雜、囉唆等不良印象。因爲這些文化差異而在感情上產生微妙差錯，會影響整個今後的對日觀與施政的成敗。

「蕃人內地觀光」的規劃用心良苦，是因爲徹底施展「綏撫」，欲達徹底分化原漢固有關係，以觀光手段速成親日派，實踐「生蕃」成爲日所善用者。

airiti

三、「蕃人內地觀光」中被發現的「日本」——行程分析

根據 8 月 2 日台灣總督府軍務局長立見尙文總督代理對參與「蕃人內地觀光」者的訓話，可窺見官方安排行程上的本意爲讓「蕃人」見識到「文明開化」而後放棄「出草」砍頭的陋習，多方學習日本的文明與進步。爲此立見總督代理向「蕃人內地觀光」者說，日本人與「蕃人」原出自於同一祖先，但是日本人早已放棄殺人頭的陋習，且遵守天理勉勵向上學習，才能獲得今日如此的繁榮與成就（藤根吉春 22）。於是，安排參觀的重點爲：(1) 交通的便利，(2) 農村與農耕的發達，(3) 商業地的繁榮，(4) 工廠規模大且大量生產物資，以及 (5) 爲數眾多的精良軍隊。這顯示乃木總督所提示的指標性「綏撫」政策，分別在各地觀光旅遊項目中具體完整地實現。

1897 年（明治 30 年）8 月「蕃人內地觀光」總計花了 29 天，其中如扣掉 19 天的移動旅行天數（火車 4 天、汽船 15 天）的話，真正在日本內地參觀的只有 10 天（東京 9 天、大阪 1 天），總火車里程爲 290 哩、航海里程爲 930 哩。

在移動旅行天數共計的 19 天中，從上京途中的去程花了 8 天，而這又可分爲海洋經驗在汽船上生活的 6 天，以及從神戶港登陸後一路坐火車前往東京的陸路行程 2 天。去程的旅行是 8 月 3 日下午從台灣基隆港出發，至抵達日本神戶港共 6 天；其中看不見陸地的在汪洋大海的遠洋船上生活 3 天之後，即 6 日先抵達日本長崎。後沿途經過瀨戶內海航海途中，從船上看得到日本沿海陸地如門戶、宇品等臨海景觀與風景，如此一直坐船到 9 日清晨時抵達神戶。在神戶登陸前航行內海移動旅遊，花掉 3 天。接著，一行人展開陸路的行程，主要是坐火車。10 日從神戶上火車後途中還在名古屋住宿一晚，於翌 11 日上午 7 點終於抵達最終目的地東京。其中「蕃人內地觀光」者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感官上全爲新鮮的旅遊經驗，故其所見所聞的一切，是可以非常驚訝來形容。

停留東京的時間先後共 10 天，這對未曾離開過台灣內山自己部落周遭地帶以外的「蕃人內地觀光」者來說，是在外地停留中過長過久的都會生活的經驗。8 月 21 日起所展開的回程移動旅行共計花了 11 天。21 日早晨從東京坐火車後，沿途經過橫須賀、大阪，於 24 日下午抵達神戶，此回程陸路交通花了 2 天。其中，還在彥根火車站臨時下車，與日本人一起等待天皇的火車通過。23 日住宿在大阪並參觀一整天。於 24 日下午

airiti

從神戶港出發後在宇品住宿一天，後經門司到長崎。此第 2 次經過瀨戶內海航行共花 5 天。最終於 28 日下午從長崎出航至 31 日抵達基隆港的行程共 4 天。這是在汪洋大海船上生活的第 2 次經驗，但第 2 次經驗對「蕃人內地觀光」者不會造成任何驚訝或害怕等感覺。回程時陸海共計花了 11 天。

綜合旅行天數的去程與回程差異做比較，不難發現日方從中所隱藏的用意。

官方在上京的去程時，雖然在神戶與名古屋安排參觀並住宿各一天。他們見到造船廠、神社、織布工廠以及街道市容等所謂日本文明生活的層面。上京途中官方除了中途下船宇品軍港並參觀碼頭倉庫等軍事設施以外，並無安排其他軍事設施，一路前往最後的目的地東京。因此上京去程移動旅行天數是較少的 8 天。但是離京回程移動旅遊時「蕃人」歸心似箭，急得想回台灣，官方卻讓他們重複安排參觀軍事設施，如陸軍大阪中部督府、海軍橫須賀鎮守府與軍艦、宇品港軍事設施等，反而爲重點安排軍事設施的參訪而多花天數達 11 天。可見，回程時官方刻意安排讓「蕃人內地觀光」者對日本陸海武器的優良與充足的軍備留下深刻印象，期望對日軍心存恐懼與敬仰，顯示從中威脅、利誘的意圖鮮明。

儘管才來回一趟，只不過是走馬看花般的觀光旅遊，但經由參與「蕃人內地觀光」者認真且加以一番觀察後，其所發現的真實日本圖像，在去程與回程以及滯留東京的 3 種體驗中，產生輪廓截然不同的對日觀。

初次上京的去程移動旅遊過程，當然一切所見所聞全都是新鮮事。對第一次見到實際日本原貌的「蕃人內地觀光」者來說，是發揮高度的興趣去努力尋找解答從中尋找奧秘的旅程。驚訝、錯愕、嘆息，直接表達內心第一次的強烈感受。然已經體驗過的或理解到的文明的東西時，「蕃人內地觀光」者以禮貌瞄一眼，其實對此表現無興趣。如行程中對日本內地的景觀風景表示強烈的興趣，如長崎與門司爲從海上入日本的第一港口，「蕃人內地觀光」者卻因當地無廣大的耕作地而表示對日的失望（藤根吉春 29）。等到名古屋至東京的火車上，見到遼闊的田地而確認日本產米很多時，「蕃人內地觀光」者才找到滿意的答案。在宇品港停留時，「蕃人內地觀光」者聽到甲午戰爭期間運送軍糧、米糧等的情形，就要求日方打開倉庫要確認軍糧的多寡。當時幸虧遇到滿載米糧而返航的小船經過，才未被揭穿倉庫空殼的實情（藤根吉春 30-31）。「蕃

airiti

人內地觀光」者要確認「日本人說謊」與否，故遇到任何實物，皆得仔細地觀察並加以評估。

沿途的風景與林相也成爲被評論的對象。總是在台灣與日本的比較中，如他們用手指測量港灣大小而後評定宇品港比基隆港好。當發現日本的廁所比他們居住的「蕃舍」蓋得好時，表現悲憤，自認爲是下等人。見到日本的茅草屋頂蓋的很漂亮時，天真地表示回部落就要蓋一樣的房屋來招待日本客。內海航行沿途見到日本陸上丘陵因植樹而呈現茂密卻缺巨木時，向隨團者提出森林中有無野獸多寡的問題。見到種稻、蕃薯、煙草、茶等台灣與日本一樣的農作物時，表示要收集日本的優良種子帶回台灣栽培等，表現出旺盛的進取心且觀察銳利。然而，觀察之後也有多方質疑，如日本新鮮魚貨多卻爲何僅提供鹹魚的用意，如杉木成長於貧瘠地，但日本爲何種植在優良田地上而感到不解。更是與漢人比較，如清廷沒有安排官辦觀光視察，如清廷缺乏像日本擔任各種任務的警察等，但總是他們能比漢人先到日本觀光而感到高興。

總之，一抵達日本長崎以來，一路上見到日本街道非常整潔美麗而感到日本人比台灣漢人好。在上京的去程移動旅遊中，初次嘗到的對日留下很好的印象。雖然隨著東京參訪的過程，其對日觀感逐漸發生變化，但是「蕃人內地觀光」者認識日本的第一步，總是好的。「整潔」與「美麗」，成功地打造對日美好的第一印象。

四、「蕃人內地觀光」中被發現的「日本」——「文明」本質的分析

「蕃人內地觀光」者於 8 月 11 日抵達東京，21 日離開東京，共計在日本首都待了先後 10 天。其實當局原先規劃爲 30 天，但最後卻縮短行程而變成只有 10 天的東京之旅。其中行程縮短最大的原因，來自於「蕃人內地觀光」者強烈返台的意願。對未曾出過遠門而遠赴海外的「蕃人內地觀光」者來說，這 10 天待在東京參訪本身就是一次很浪費且漫長的時光。12 日長野撫墾署長爲長途跋涉而疲憊的一行人特地安排一整天待在旅館休息的時間。可是，當時他們已經表明濃厚的思鄉之愁，因爲該認識的「文明開化」在前往東京移動的旅遊途中已經見到到，內心原有對日的疑惑也已獲得解答，如在東京附近見到美麗的稻田也已經看膩沒興趣而在車上打瞌睡。但是對台灣總督府當局來說，安排「蕃人內地觀

airiti

光」是「三段警備」與「護鄉兵」政策成敗的關鍵。12 日長野拜訪乃木總督共商後決定「蕃人內地觀光」爲期 30 天，並接納大島久滿次參事官的安排，增加東京市民代表的設宴款待一項（藤根吉春 39）。可見「蕃人內地觀光」參訪的重點，就是東京首都。

當局所安排的行程生變且縮短成三分之一的 10 天，其演變過程中與「蕃人內地觀光」者不配合的態度有關係。抵達東京後，「蕃人內地觀光」者共三次表明回台意願。第一次於 12 日抵達東京第一天時即以濃厚思鄉之念表明返台意願。第二次爲 16 日，以「藉故生病不肯出門」的方式，強烈表達不願意配合官方行程的意思，於是當天變更行程爲整天休息。第三次是 20 日。當天日方知道再也無法慰留繼續留在東京展開後續的觀光活動時，決定翌 (21) 日立刻啓程安排回台之旅。然而，在東京 10 天的觀光行程中，又以 16 日「蕃人內地觀光」者表現出藉故生病不肯配合的休息日爲分界，可分爲先後兩個截然不同參訪內容的行程。第一階段爲 8 月 13 日到 15 日共 3 天，主要參訪東京「文明開化」後的繁榮與成果；第二階段爲 17 日到 20 日共 4 天，主要參觀日本陸軍的設施與強大的砲火力。其實當時的日本唯有首都東京，才能集中顯現近代日本的「文明化」與軍事強國的模樣。

的確，「蕃人內地觀光」者親眼目睹東京的繁榮景象，故一致衷心表示驚嘆。13 日接受乃木總督在帝國飯店接見後，他們被安排繞道到皇宮前二重橋，14 日早晨洗熱水澡後，換上和服並坐馬車到上野博物館與淺草，15 日參觀東亞最大規模的紡織工廠鐘紡與淺草鬧區，後經過靖國神社回去住宿。這連續 3 天的觀光安排中，日方準備當時日本的最好且最有代表性的地點。帝國飯店爲當時日本最豪華的一流國際性大飯店，在此見到西式皇宮般華麗的裝潢與布置時，「蕃人內地觀光」者第一次見到西方洋人。當他們從「文明」的鏡子中，發現自己的身影時，表達訝異。但是當「岱木宓嚇」以批判的眼神看著西洋婦人之細蜂腰，認爲如何取得健兒時，在場的日本人反而感到驚訝（藤根吉春 40）。在上野公園內參觀博物館各種陳列品時，對不曾見過的東西，如鯨魚的巨骨、天皇的轎子、各種貝類等，對日本人收集能力表示訝異。在眾多陳列品當中，有大科崁人的服飾耳環時，對其取得的來歷表示疑惑與驚訝。但是對畫畫、陶瓷等美術工藝品不表興趣。對精美木雕表示讚美者應該是排灣族人。見到各種植物的陳列時，日本人反而對其專注觀察，像生物學者般

airiti

感到意外（藤根吉春 44）。總之，對日方收集到琳瑯滿目的珍奇物品，感到衷心佩服。當參觀上野動物園時，見到大象、老虎等表現得格外喜悅，但是對台灣固有的動物如豹、猴子等無興趣。經他們參觀動物園之後，向日方提出飼養這些動物的用處（藤根吉春 45）。

日方在此期間安排赴淺草兩次，還登上高塔且以望眼鏡瞭望大東京市容，讓「蕃人內地觀光」者深刻體會日本人口稠密且繁榮的程度比台北好幾十倍。15 日參觀資金 250 萬日圓、東亞最大規模的紡織工廠鐘紡，然因在參訪時工廠規模太大且被一大群女工圍繞觀望，造成無法專心參觀的局面。在靖國神社參訪遊就館時，日方人員指著大村益次郎的銅像，盡心解釋「忠誠」愛國，但對這一趟的「蕃人內地觀光」者來說，吃冰反而較舒適且印象深刻。

參觀東京的「文明」設施，其實「蕃人內地觀光」者早已缺乏興趣。15 日當天他們走路步調不一致，呈現疲憊與散漫、無趣的樣貌，16 日更是稱病不肯出門。於是 17 日起改另安排參觀軍事設施，果然使其恢復百倍的精神。17 日青山練兵場參觀步兵一大隊與近衛騎兵 2 中隊的演習，及砲兵工廠、練射場。18 日是赤羽根兵工廠，19 日又回到青山練兵場參觀砲兵 2 中隊的發火演習，及麻布小學校。20 日上午到四谷參觀砲兵射擊的各種實彈演習。這一連串軍事設施的參訪中，日方展現了強大的軍火威力，讓「蕃人內地觀光」者深刻體會到清兵為何在甲午戰敗的主要原因，以及台灣人民武裝抗日推翻日本統治的不可行。

「蕃人內地觀光」者在東京的參訪活動中，對馬匹動物有全新的認識。馬可當作交通與搬運工具的馬車，更驚人的發現是馬與軍人一起成為軍隊中最有利的戰爭工具，即騎馬部隊。他們極讚賞演習活動中的整排馬匹，竟然與軍人一樣整齊排列不動身的樣子（藤根吉春 42, 50）。在砲兵工廠與造兵所中「蕃人內地觀光」者見到的是有無比強大威力的機械日夜趕工製造大量的兵器與軍火。兵器主以鐵的加工製品，經溶鑄打造成鐵板、鐵丸、鐵片且有厚、有圓、有輕、有重，利用機械要壓、削、串洞等加工後，製造出各式各樣的槍枝、大砲。各式各樣功能皆齊全。對用電導火爆破，因看不見導火線而感到驚嚇與恐怖，經加以說明瞭解後還詢問與清兵打仗時使用與否。對機關槍表示奇特，知道 2-3 分鐘就能發射 246 發子彈，認為有此一砲門就能抵擋眾敵。在軍事演習中見到步兵、騎兵、砲兵、以及戰車。軍方在 19 日參觀演習後，特地讓「蕃人內

airiti

地觀光」者親自操作砲彈、試雷管的發火威力，並讓他們嘗試一下開戰車不易的滋味（藤根吉春 58）。這一切當然與威脅且炫耀日軍威力有關。「蕃人內地觀光」者在此參訪過程中對未見過的武器及其威力，直接表達驚嚇與恐怖的表情，但在整個觀光活動中都表示了喜悅與最大興趣，一路上願意瞭解且有學習意願。至於參訪麻布小學校時，注意到眾多小孩子能集中在同一場所內安靜地念書、寫字、畫圖、唱歌。其中經過走廊時見到體操用的小槍掛在牆壁上，「蕃人內地觀光」者以為日本人從幼小到壯年一直學習當軍人、製造武器的做法，還與清季學堂做一番比較論述（藤根吉春 58-59）。

在停留東京前期的 3 天的觀光中，「蕃人內地觀光」者見識到日本「文明開化」後的豐碩成果，後期 4 天中更是瞭解到日本軍隊的絕對優勢與龐大的後勤物資供應能力。「蕃人內地觀光」者此時知道，在甲午戰爭中打敗清軍而來到台灣的日本，與以前任何外來政權完全不同。他們利用強大的軍事力量，推銷「文明開化」逼迫他們放棄傳統族群文化，其中第一步是要他們放棄「出草」與反抗。

「岱木宓嚇」在 8 月 17 日在上野公園內精養軒由岸田吟香[6] 為首的東京市民代表設的晚宴致答謝演講時，對日本「文明開化」衷心表示敬佩，並對官方安排此次觀光旅遊表示感謝之意。「岱木宓嚇」致詞，說：

> 前年日本與台灣戰爭時，台灣人說日本人是有貓眼的西方人，我們相信此話，而一直想早日見到日本人，結果日本兵輕易地打敗清兵後，不久在大嵙崁設立撫墾署而為吾等謀求福利，宮原大人叫吾等至撫墾署贈與惠予品且懇切談話，令人感佩。此次更是親自來到日本，發現日本人與吾等臉長得一樣，只是衣服與語言不同而已。吾等一致認為日本人很親切，而為此感到欣慰。因此今後盼與日本人交通頻繁，以求互信互惠。本人先前曾經受到署長東道之邀，但是當時適逢播種季節而無法同行。此次應總督府頭家之邀，決定離鄉背井，前往日本觀光，終究遠路平安能抵達日本。據說東京乃為日本皇帝居住的地方，在此吾等參觀各方建設，皆為稀奇之物，讓吾等感到驚喜不已。今日又受當地頭

[6] 岸田吟香是 1874 年日軍入侵台灣排灣族領域企圖佔領東部「蕃地」為日本國土之舉的「牡丹社事件」時，以從軍記者身份赴台。

airiti

家們的款待，吾等在大嵙崁遇到親切的日本人，在此也很幸運地受到日本人親切的招待。感激無法言語。

吾等未曾想過日本皇帝之威光是如此盛大，普照萬民，且有如此眾多部下。吾等盼望日本人到台灣後，諸般事業上好好教導吾等，且相互謀求交通之便，以增進相互的親交。

（藤根吉春 54-55）

由此可見，大嵙崁群總頭目「岱木宓嚇」代表所有「蕃人內地觀光」者致詞時，應該由緒方通事翻譯成日文而由藤根記錄。儘管如此，「岱木宓嚇」言詞類似幹練的對外發言人或彬彬有禮的老練外交官大使，不像是個輕易地被嚇壞、破膽的投降者或矇昧頑愚簡單能制伏的「野蠻人」。「蕃人內地觀光」者在東京觀光中見識到進步日本的繁榮與「文明開化」的景象，且到處遇到親切的日本人，誤以為今後回台之後能與親切的日本人以平等互惠交往而受到日本人的教導，能開創部落產業發展的新局面。不過，「岱木宓嚇」在致詞中不曾道出類似怨言或半句不滿，也未提出所有此次參與「蕃人內地觀光」者內心最關心的日方何時惠予槍枝的關鍵問題。

五、「蕃人內地觀光」中被發現的「蕃」——「健康」文化的展現

明治 30 年日方舉辦「蕃人內地觀光」，目的在評估「蕃人」能否在治台政策上成為可信可靠的人力資源。因此，該觀光團受到日本中央政府中負責主管殖民地業務的拓殖省南部局與陸海軍方的監控觀察，並一路被評估。藤根依照參觀時間與地點的順序留下日記式的報告書，對當局今後調整「蕃人」政策，提供了具體評估的依據。然而，應邀參加「蕃人內地觀光」活動者的目的，不僅是被動誘導成日本「文明開化」的信仰者而投降，更發揮了其深厚的學習與觀摩力，欲探究「文明」真相的本意。這種「蕃人內地觀光」者內心所隱藏的文明批判精神，讓親自接待他們的日本軍人，意外地發現「蕃人」竟然擁有與眾不同的傑出才華。

「蕃人內地觀光」者在日的參訪活動中，最感興趣的，是與部落打獵生活有密切關連的槍枝。當他們參觀青山砲兵工廠時，雖然對各種的槍枝有濃厚的興趣，但一見到十連發的村田槍時，格外引起其好奇，要

airiti

求解剖，讓其瞭解內部的裝置。他們拿起各種槍彈做比較之後，對十連發村田槍的殺傷力提出「子彈太小影響威力」的疑問，經軍方解釋「子彈效力與戰鬥力雖然有關連，但是單發槍的子彈大卻無法達到遠距離地方」的說明後，一致點頭表示理解（藤根吉春 50-51）。當見到用電導火爆破木材時，其快速與破壞威力因應用看不見的導電系統來引爆，感到不可思議地表示驚訝。經由解釋瞭解這可以破壞橋樑、鐵道等時，便恢復正常神情還提出到達距離的疑問。於是軍方搬出單發槍、十連發槍、五連發槍等各種槍枝，當場做一番貫串厚度的實驗。另對機關砲的構造表現出格外的興趣，還能自行算出 2-3 分鐘內發出的子彈數量為 246 發（藤根吉春 51-52）。

參觀赤羽根兵工廠時，原田造兵大監親自導覽說明。他拿出實際武器詳細解釋水電結構，並以船艦模型說明機關位置與運動等構造。當時原田大監竟然被「蕃人內地觀光」者詢問到有關水雷在水中最能發揮有效的裝置位置與距離時，大表欣賞。原田大監發現「蕃人內地觀光」者不但認真聆聽他的說明，還能提出如此專業的疑問，過去參觀過的日本人中沒有一個人能提出有如此深度的疑問，深表讚賞。雖然見過電氣品燈泡已經不陌生，卻仍舊表示無法理解，而這種無解神秘的感覺，與「偉大的日本人」印象連結在一起。但是，當見到各國的小槍陳列品時，欲親自嘗試操作等，讓在旁陪同者感受到其操縱小槍技術極為高超，深表佩服（藤根吉春 55-56）。總之「蕃人內地觀光」者唯有對小槍表示高度的興趣，但其他如短槍、大砲等無興趣。可見「蕃人內地觀光」者一路上尋找他們真正需要的惠予品。

8 月 18 日原田大監解釋各種軍器槍枝後，嘉義阿里山知母勝社總頭目「宇旺」提出兩個要求，其一為要求晉見日本皇帝，其理由為曾在清統治時有過親赴北京晉見大清皇帝的例子。原田大監誠實以天皇正在京都行幸不在東京，但願上奏此意給宮內廳等其答覆（藤根吉春 57）。另一個要求為，贈送每一個「蕃人內地觀光」者一支槍當作參加此次觀光的禮物。針對此要求，原田大監先向藤根詢問有關台灣當地槍彈管制的法規後，以向海軍大臣確認後再給予答覆（藤根吉春 57-58）。「宇旺」所提的兩個要求，是他們為何答應參加「蕃人內地觀光」活動的主要目的。「宇旺」說，如未獲晉見日本最高首長皇帝就無臉回台面對族人。這等於是遠赴日本還受辱一樣沒道理的事情。至於槍枝的要求，自從他們

airiti

來到日本旅遊後，軍方不斷地掏槍展示武力，「蕃人內地觀光」者終究遇到性能極佳的十連發村田槍，此機會難得而由「宇旺」主動提出惠予槍枝的要求。因爲對以打獵營生的「蕃人內地觀光」者來說，槍不是打戰殺人的武器而是謀生上最重要的工具。當「宇旺」提出時因其理由極爲正當，讓原田大監一時無法自圓其說地拒絕。

8 月 20 日由「蕃人內地觀光」者向日方提出回台的強烈要求，迫使提早結束東京觀光而於翌 (21) 日早晨立刻啓程踏上歸台之旅。這是「蕃人內地觀光」者對日產生不信任的一種積極表態。

爲了挽留，藤根以自身「赴台後 3 年間曾未回鄉，連這一回也沒機會面見親朋好友就要回台」（藤根吉春 60）爲例，試圖說服叫他們多待幾天參觀，欲挽回局面。可是藤根聽到「蕃人內地觀光」者的理由時，頓時啞口無言，其理由充足而無法反駁。「蕃人內地觀光」者說：

> 大人是官員，是拿奉祿生活的人，所以無法回家鄉也不要緊。然而我們是靠農業維生者，因此擔心家鄉的農作物狀況而急得想回家。（藤根吉春 60）

又說：

> 大人替我們支付住宿車費等，因此我們希望早日讓大人減輕負擔。（藤根吉春 60）

20 日藤根接到大島參事官的通知說，可至海軍省領取惠予品的槍枝。結果藤根親自造訪大島參事官，推翻此決議（藤根吉春 60），不讓「蕃人內地觀光」者領到槍枝。藤根爲在台灣總督府殖產部拓殖課勤務的民政局技師，照理說是應該站在殖產課的基本立場，支持「綏撫」的政策行事，但在此時他卻與「法務」課的加強取締嚴辦「兇蕃」、不給槍枝的立場一致，而提出反對意見。藤根的意思，又是違背乃木總督堅持「綏撫」的「承認槍枝爲獵人謀生工具」與「附帶條件給予槍彈」的基本立場。大島採用藤根的意見而暗中推翻海軍大臣的決議，當然「不給予槍枝」的意見更爲貼切大島參事官本人對主以撫墾署爲所實施的「綏撫」政策不滿有關。大島久滿次後來在第 4 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時，對投

airiti

降後改過自新的漢人武裝抗日，採取圍剿殺光的「土匪大掃蕩」出名政績者。至於藤根的立場，經此「蕃人內地觀光」的活動，認爲對「蕃人」應有重新的認識，而改變了原先堅持的「綏撫」。因爲「蕃人」根本不像矇昧頑愚，會輕易被日本的「文明開化」制伏的「野蠻人」。藤根深刻地體會到健康的「蕃」文化發揮主體性時，會導致「綏撫」政策失敗。

要求立即回台的另一個理由爲健康不佳。在此旅遊的過程中，「蕃人內地觀光」者幾乎都生病了。他們離開部落下山到「平地」就有眾多危機，這回冒著患病等生命危險遠赴日本，能健康平安回部落就已經非常不容易。加上在日本東京都會區的旅遊不習慣步調且每天被安排趕鴨子般的緊湊行程本身，帶給「蕃人內地觀光」者無限的壓力。除此之外，因要限制供應飲酒次數，所以走到哪裡都以茶點招待。這違背了林圯埔撫墾署市井雇出發前特別叮嚀的飲食注意事項，所以幾乎全患了輕重程度的腸胃炎。另外，東京市民代表在以西餐著名的上野精養軒招待等，又違背了台北青山醫生以粗食爲主的注意。然而，原本從基隆登船前就生了病的 2 位抱病參加者。其中一位似乎來到日本以後，經醫生治療後痊癒。所以「蕃人內地觀光」者參觀上野博物館，見到解剖人體內臟的陳列時，皆稱讚日本醫學因深度理解人體構造而正確投藥、醫術高明等（藤根吉春 43）。然另一位抱病參加、年齡最小的「來赦」，不幸在他鄉日本旅遊途中病故。日方於 16 日安排「來赦」葬禮時，還邀約「岱木宓嚇」與「巴特諾明」參加。結果日方發現他們不但不感謝，堅持不願意會葬。然日方深怕「來赦」的病故會影響觀光者的心情，因此怕耽擱旅遊行程，所以希望他們瞭解且感動日方爲「來赦」所做的周全照顧且病故後以鄭重厚禮善待等，欲以實際行動證明日方的好意。因此強迫讓「岱木宓嚇」與「巴特諾明」參加葬禮。日方所期待的是日本人對「來赦」親切而能博得其餘「蕃人內地觀光」者的感激與感恩，但是泰雅族等對異鄉病故「意外死亡」正確的處理方式爲拋棄在原地與全然不顧。「岱木宓嚇」向大料崁日本人通事緒方正基說明，「來赦未有神慮卻參加赴日團導致夭折，此乃天命」來表示無關其他人，及「來赦竟然在宮原主事家中寄養，故對葬禮方式可由日方自由如日式方式處理即可」來解釋（藤根吉春 49-50），泰雅族對異鄉「意外死亡」屍體處理的習俗。可見日方強迫推銷好意的結果，即逼迫「蕃」去冒犯禁忌。這就是由優勢的立場不尊重他人文化的做法。但這又可從日方的立場來說明，日本人欲藉此

airiti

企圖逼迫「蕃」打破迷信，嚮往文明的策略之一。

六、失算的誘導「嚮往文明」之旅

「蕃人內地觀光」行程原本安排東京 30 天行程，因於第 9 天就受到「蕃人」強烈回台要求而提早結束。因此，行程變更造成率團者長野或藤根等格外地忙碌在調整住宿與回程觀光等行程。

回程的移動旅遊中，重要的參訪地點是海軍橫須賀軍港與參觀嚴鳴軍艦，以及在日本第二大都市大阪所設的陸軍中部督府其相關軍事設施。「蕃人內地觀光」者因爲這是回程的旅遊，所以心情極佳，21 日被帶去參訪海軍設施後，表示對武裝文明的恐懼與驚訝及讚美，且很體貼地說是已經親眼見到「日本的厲害」、「漢人尚未見日本，卻說謊日本都不行」等詞，並在橫須賀軍港晚宴時因歡喜而勾肩飲酒唱「蕃歌」。23 日抵達大阪後，見到可供應 60-120 萬人使用的儲水池時，「蕃人內地觀光」者皆以驚嘆的口氣說「日人做事如神工，回台後吾等要在部落設立類似的儲水池，開發十幾甲的田園」（藤根吉春 64）。可見「蕃人內地觀光」對嚮往文明與文明化設施的學習，表現出信心。參觀造幣局時，見到金銀幣製造的過程與金銀的儲藏地，表現出驚嘆後，以「不惠予 1-2 枚金幣」（藤根吉春 65）等詞來表達內心對日的不滿。對「蕃人內地觀光」者來說，金銀硬幣並非社會上通用的買賣用貨幣，而是爲民族服裝上的裝飾品，象徵與眾不同的社會地位的珍品。

陸軍在大阪的設施與東京參訪中所見到的雷同，已經引不起他們多大的興趣。然而，在此砲兵工廠參訪時，長野對「蕃人內地觀光」者以「如能搬得動包回去，可贈送此大砲」（藤根吉春 65）等言詞戲弄他們，反被「蕃人」冷眼批評爲「吾等要小槍，卻說要贈送吾等不要的大砲」。長野的戲言卻引發「蕃人內地觀光」者來自埔里社人重提「惠予槍枝」要求的機會。當他們聽到長野說明日方準備贈送一把日本刀的決定後，「岱木宓嚇」也提出對有關槍枝的疑問。

> 當吾等從台灣出發時，日本的頭家藉以過去日本放棄首獵才能邁向進步為例，勸吾等停止「出草」首獵。來到日本果真見到道路、房屋等非常美麗。然而，發現製造的大砲彈藥比生產小槍還多。

airiti

> 在此世界安寧之時，日本為何如此在各地趕工生產大量武器。又拿搶奪自清國的武器大砲等顯示日本的武勇，但是依吾等觀察到日本大量製造武器分批給自己的部下，卻不准許吾等買賣一把槍。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藤根吉春 66-67）

可見，此時「蕃人內地觀光」者已經對日方不夠有誠信而強烈表達內心的不滿與徹底的疑惑。

回程旅途中他們對「文明開化」的各式各樣東西，已經不表興趣，連放洋大海坐船都不覺得可怕，還在船上與日本旅客閒話家常，並主動邀約俄國夫人彈琴表演而感到悅耳與滿意，對海上生活宛如一般平常事。8 月 31 日終於抵達基隆港時，「蕃人內地觀光」者與日比較批評，認為基隆港的漢人房屋髒亂不潔，山丘無綠林，因漢人開墾而造成土質貧瘠等，表示應向日本學習文明等批評。

9 月 1 日乃木總督邀請「蕃人內地觀光」者至台灣總督府並以飲酒招待表示慰問之意。當時乃木總督贈送給每個人一把日本刀，與價值約 3 日圓的藍色木棉絲、大小各一把剪刀、襯衫 2 件以及拓殖務省次官與南部局長贈送的毛絲。所屬嘉義林圯埔撫墾署的「宇旺」與台南蕃薯寮撫墾署管轄的「麻呂」，於當天就隨同林圯埔撫墾署新上任的加藤兵次郎一同離開台北，啓程回鄉。其餘的台北大嵙崁撫墾署管轄的「岱木宓嚇」與「巴特諾明」，以及 南投埔里社撫墾署管轄的「烏藍」與「凱蘇兒」，因火車出狀況而於翌 2 日才能離開台北。

「蕃人內地觀光」者平安回台後，其表現如日方撫墾署所期待「嚮往文明」的樣貌嗎？

其中「麻呂」在日本已經多次坐過船隻、汽車、火車、馬車等文明便利的交通工具，但是在台北車站上火車時，卻忘了不能從窗戶跳出去上廁所等（藤根吉春 70-71），立即回到部落生活般的樣貌。「宇旺」則因事先得知前任蕃薯寮撫墾署長託人攜帶 15 日圓當作購買喜好禮品之用，結果一直到離開台北回鄉時未見到該送給他的軍刀而憤怒。經由加藤說明解釋才結束一場誤會（藤根吉春 70），原來是「宇旺」怕又被日本人欺騙一次。南投埔里社撫墾署管轄的「烏藍」與「凱蘇兒」，不願意在台北多待一晚而拋棄官方贈送的所有禮品，乘黑夜企圖從小南門宿舍後方逃逸。其中，「凱蘇兒」怎麼也不聽話，只好送去艋舺警察署拘留後，

airiti

由長野領回。他們逃逸的理由是：

> 吾等相信大人而隨同赴日數十天，卻未見到實踐先前的承諾，而決定不惠予槍枝，卻偏偏贈送吾等不要的絲等很多。因為吾等被大人欺騙，因此欲自由採取歸返部落的行動。（藤根吉春 71）

「蕃人內地觀光」者認定長野說謊而對他產生不信認感，經由另一位在署內勤務的上司顧 (yatoi)，以長野的主張被推翻來說明長野並非無誠信者，並對「蕃人」要求換以准許出草「首級」來表示賠罪，於是日方只好答應改由贈送 5 日圓金幣來解決此一場糾紛（藤根吉春 72）。

另一位「岱木宓嚇」驚謊地表示，家鄉發生異變而寧可沿著淡水河流徒步走回去而表示不願意多待一晚之意。經由緒方通事以翌日一大早乘坐火車趕路，也一樣爲由慰留他（藤根吉春 72）。「岱木宓嚇」是該「蕃人內地觀光」活動中表現最爲溫和且誠懇吸收日本「文明開化」成果的先進人士，卻對親眼見到日本軍國主義的旺盛企圖而感到憂心。「岱木宓嚇」是後來在部落戰爭中選擇發動抗日而戰亡的人。由此可見，誘導「嚮往文明」之旅，實際上展現了日本軍國「富國強兵」之實，而隱含著充滿欺騙與威脅恐嚇「番」文化。

整個過程作詳細記錄的藤根在他覆命報告書裡，對此「蕃人內地觀光」活動提出評估報告。整體而言，藤根認爲該活動是成功完成了「用心化育，感動恩惠」任務，故可藉機再次施展「勸化誘導」的觀光活動。其評估中最重要的指標是，從「蕃人」口中得到日本土地大、人口多、兵力強、物資多，而讓他們意識到「絕不能與日打仗」、「參觀日本還得要 5-6 年」。他認爲「蕃人內地觀光」活動應該持續舉辦幾年才能收到更良好的成效。同時他提出 10 項建議，供日後的執行者參考。他說：

> 1. 一次 20 至 25 名。人數多就不好控制。
> 2. 3 週為限。
> 3. 優先安排內山的人，理由是內山「兇蕃」特別多。
> 4. 從授產[7] 觀點，優先安排恆春、台東等地的人。

[7]「授產」乃為閃業政策的推行。明治初期日本內部因出現眾多救武士階級的失業「士族」，因此官方為此採取「授產」的就業輔導政策。台灣總督俯視恆春、台東的排灣族列入教

airiti

5. 限副頭目以上者。因其說話，對部落有信用與影響力。
6. 出發前嚴格檢查身體，挑選健康者。
7. 新人選必須選擇與前次有一段遠距離的人。
8. 避開日本的雨季。
9. 隨團者必須要 3 人，如 2 人就不夠了。因為 1 人負責周旋參觀地點，1 人率團參觀又接應記者等，1 人為「蕃語」或「土語（台語）」的翻譯且觀察蕃人動靜等扮演類似通事的角色。如成員中包含通事，隨團官員就可減為 2 人。
10. 官員中必須包含具有普通學識者。因為「蕃人」所提疑問很多樣，農林業至工廠製造所等範圍很廣，所以必須要準備隨時能平易、簡要說明的人。因此，隨團者應具備學科知識能力者。（藤根吉春 75-76）

藤根僅以大嵙崁前山群通事緒方正基的事後觀察報告而在覆命書中認定「蕃人內地觀光」有顯著的成效。但是原提案「蕃人內地觀光」者長野，前後確有不同的感觸並經過一番自我評估後，對「綏撫」政策提出調整意見。長野回台後，9 月向總督提出「對南蕃可提供槍枝，但是對北蕃不得無條件供應。唯對曾經參加內地觀光者，從感化的用意上可准許（伊能嘉矩 42）。長野在旅遊中更清楚地發現「北蕃」泰雅族與「南蕃」的不同，泰雅族對槍枝的熱愛與執著勝過一切，因此嚴禁供應槍枝的同時，可由利誘槍枝達控制「北蕃」的作法。於是台灣總督府將行政組織更改爲軍政體制，利用「蕃人」熟悉槍彈技巧來建立島內「生蕃」募兵制，以對付潛逃內山「蕃地」的漢人抗日份子「土匪」。

七、結論

明治 30 年「蕃人內地觀光」是日本統治台灣殖民地史上第一次舉辦的以觀光旅遊爲手段的「綏撫」政策，也是乃木希典總督任內爲關鍵的「三段警備」施政措施成敗上的一個里程碑。被挑選的各地重要頭目應撫墾署之邀參加「蕃人內地觀光」赴日。日官方邀請「蕃人」當然有其施展政策推行上的明確目的，其中軍方確實見識到台灣「蕃人」是優秀

化程度較高者，所以藤根的建議反應這種當時人的觀點。

的獵人，其本事可培養成優良的「護鄉兵」，經以募兵制且加以短暫訓練即可成爲協助日軍維護台灣內山「蕃地」治安的好幫手。他們是天生的好戰士、好槍擊手。「蕃人內地觀光」者回台之後，乃木總督積極推行建立全台軍政體制，於 10 月 13 日改台灣總督府官制爲總督獨裁制，並開始規劃「護鄉兵」，培訓從宜蘭、埔里、卑南三地起訓練各一旅團的軍力。可見日軍方從對「蕃人內地觀光」者的觀察中，得到正確運用殖民地人力的途徑。然而軍方在台灣殖民地鞏固勢力的企圖，遭受民政部門與中央的經費限制上的牽制而最後失敗。被動地邀請而赴日觀光旅遊的「蕃人內地觀光」者，也有他們的立場與目的。

其中第一重要的是，替族人判定這一回來到台灣的外來者到底與以前的清國人或在台漢人有何差異。因此旅途當中不斷地審視日本人可不可信任，漢人對日瞭解程度的正確性，而最後獲得他們比漢人先到日本，且先見到漢人尚未接觸到的東西而深表高興。第二件重要的目的，乃爲既然渡海遠赴日本，當然要見到日本最高政治首領「天皇」。率團的日本人在旅遊途中，藉機介紹日本「天皇文武兼優」，是具備「統治萬民能力」的偉大人物（藤根吉春 40），以及日本臣民對天皇效忠的重要性。可是，一直不被安排與天皇見面而引起「蕃人內地觀光」者的疑惑，最後由「蕃人內地觀光」者主動提出求見之意。日方根本無法想像到「蕃人內地觀光」者竟然要求與天皇見面。對明治時期的日本人來說，賦予天皇絕對神格地位而與一般隔離，有了神秘才能顯示政治權威，在治理國家機器上發揮了無限的凝聚權力。於是日本人讓「蕃人內地觀光」者安排站立二重橋旁膜拜皇宮的動作，並於回程旅途中還讓他們下火車，見識到天皇座車經過時日本人在路旁跪地膜拜的樣子（藤根吉春 40, 63）。

日本人視「蕃人內地觀光」者爲矇昧頑愚的「野蠻人」，可是「蕃人內地觀光」者把自己定位在族人代表身分，背負著族人委託的外交交涉任務。其觀光旅遊也不算是個人的行爲，而是替族人確定日本人與日本國擁有何種性質的文化特質。特別是要確認到底在台日本官人所說的如日本人放棄砍頭舊習後所獲「文明開化」後的繁榮進步是如何。的確，「蕃人內地觀光」者在日本見識到新興日本的街道、文明設施與文明機械與技術等，且當場表示回台後願學習與改造部落等意見，如「岱木宓嚇」見到工廠女工巧手分工織布，對部落女性織布拙劣提出反省（藤根吉春 47）；見到日本人善用土地種植優良農作物時，對部落只顧自身塡飽肚子

airiti

的耕作概念提出反（藤根吉春 38）。

然而，面對日本「文明開化」的成就中，更能深刻體會到不尋常的訊息，而使「蕃人內地觀光」者感到不安與隱憂。「蕃人內地觀光」者期待與日有對等互惠的原則、互通互利。可是，新來台灣的日本人不同於先前的任何外來政權。「蕃人內地觀光」者發現日本人是動員男女勞工日夜趕工生產武器，且動用龐大的機械製造巨大的武器及軍需用品。當見到工廠製造大量麵包並儲存堆積在倉庫內時，懷疑為何在此和平時期還繼續趕工準備打仗。當「蕃人內地觀光」者從抵達初期的觀察實情與學習文明之旅，後來變色為充滿懷疑與無法克制內心逐漸形成的對日不信任感時，觀光旅遊成了對科技文明本質上的理解，竟然是對台灣弱小民族文化產生威脅與壓迫。荷蘭與清國等以通商為主，以鹿皮為祿進行通商交通。但日本入侵領土時，是不經過族人的同意即砍伐樟樹製造樟腦油，只是藉撫墾署惠予物品籠絡他們。

「蕃人內地觀光」者主動提出要求一把槍枝當作參與觀光者的禮物，是在面對日軍軍官原田大監於 18 日砲兵工廠以水雷模型親切說明文明科技之後。原田大監以科技人的立場，大為讚美「蕃人內地觀光」者擁有銳利的觀察力與求實、求真的判斷力，只差一句未開口讚美「蕃人內地觀光」者也擁有科技精神。「蕃人內地觀光」者一路不開口要槍枝而此時才說實情，當然是他們認定、判斷這是適合開口的時機。「蕃人內地觀光」者來到日本參觀各式各樣的東西，但畢竟與其最終目的無關的參觀活動太多，卻不得不迎合日方的接待而開口說好話。18 日「蕃人內地觀光」者終於遇到了值得敬佩的軍人原田大監，故脫口說出赴日以來內心隱藏已久的真心話，要求見「日本皇帝」與贈送槍枝一把。原田大監在他們的身上發覺其驚人的戰士本領，「蕃人內地觀光」者在原田大監身上找到值得可佩服、信任的本質。

在一路觀光旅遊的途中，「蕃人內地觀光」者一直努力解答到底誰說的對，誰說謊的問題。首先對漢人的言詞求真，結果發現全部不對且當他們回到台灣見到基隆港街道時，表現對漢人完全不信任與瞧不起。然對日本人，他們開始分類在台日本人會說謊與「內地人」親切的差異。「蕃人內地觀光」者對如原田大監之類的人敬佩且見到很多親切的「內地人」，但是如長野等台灣總督府官員以欺騙、拐誘的手段讓他們上路，最後其原先「惠予槍枝」的承諾也被人推翻而無能力實踐等，顯然是無

airiti

能者。於是在「蕃人內地觀光」者的心目中，形成截然不同的日本人觀，就是在台日本人無可信任，遙遠在日本的「內地人」親切。

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第一次赴日而親眼見到日本「文明開化」最強烈的印象，是日本正建立軍事強國而努力邁向「富國強兵」之路。在台灣原住民族千年的歷史中，第一次見到近代國家的經營模式，竟然是這絕對天皇制下的日本軍國主義。這可由烙印在的「蕃人內地觀光」者心目中最可敬佩的人爲職業軍人原田大監得到證實。烙印在腦海中最好的日本，是「乾淨」、「親切」、「厲害」、「有紀律」、「強盛」，這又是與軍人剛毅的氣質、軍隊整齊的訓練、巨大有震撼力的軍事設施等連在一塊。加上「蕃人內地觀光」者在見到日本小孩子上了學校，接受軍國主義的教育中，得到「文明開化」的本質在於完成「富國強兵」的答案。然而，當「蕃人內地觀光」者見到的日本人所得到的印象，竟是一般百姓爲圍觀他們而吵鬧的群眾，只得在參觀活動中辨識到最好的日本人就是軍人。濃縮在日本軍人身上第一次找到日本的好價值，會影響往後台灣原住民族心目中所形成的對日刻板印象。

「蕃人內地觀光」中，日方表現重視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而有所保留的安排。當他們出發前夕，林圯埔撫墾署市川雇提出的旅行注意事項裡的 2 項目爲「蕃人」男女分界嚴格，故如吃飯時不得安排女侍接待，連見到別人與藝妓玩耍都不可。洗澡時更不得由女性服侍，因爲他們以被女人見到裸體視爲恥辱（藤根吉春 19）。日本文化中男人叫女人伺候視爲理所當然，更是社會以男尊女卑且賤踏女人作爲男人權力的宣示。這與台灣原住民族的兩性平權社會觀背道而馳。因此市川雇以在林圯埔撫墾署服務中所獲得的經驗，特別提出注意，而在日本觀光的過程中，率團者與接待者皆遵守市川雇所提的注意事項，而日方絕不安排女人陪伴。

那麼明治 30 年被安排爲「蕃人內地觀光」的參與者，到底成爲「親日派」或成爲「投降主義者」了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認識與自己不同的新文明行爲並非投降，應邀赴日者也不能說他是被買通成爲服從日本的狗。「蕃人內地觀光」者是代表部落族群身分遠赴日本的，其身分等於是外交官與考察者。在甲午戰爭中選擇不與日軍交戰保持中立，有些族群甚至於站在日軍角度圍剿清軍。然這回赴日觀光中，當局回避如台東撫墾署管轄內的恆春排灣族潘文杰、卑南族「她她拉」等在甲午戰時

airiti

對日軍征服台灣有功勞者，卻只安排內山「蕃地」的人赴日。「蕃人內地觀光」參與者雖然受限於參觀範圍與時空的影響，但是從自我肯定的立場，清楚理解到異文化並做了一番基準化。「蕃人內地觀光」者在日觀光旅遊中，展現出全然健康的人格與品行，這是與一般「野蠻」、「未開」、「矇昧頑愚」不相配的表現。可見日本殖民統治以前，台灣原住民族對外來文化接觸的模式，能讓台灣原住民族保留其固有族群文化的原貌，其固有領土「蕃地」尚未被外來者侵略而一直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這由「蕃人內地觀光」者不亢不卑、從容且健康的對日態度，能得到答案。

airiti

引用書目

〈一月一日至十日間本島八種傳染病患者情形〉。《台灣總督府報》第 233 號。明治 31 年 1 月 29 日。

〈六月廿七日於臺北縣滬尾玖坎街發現一名內地人罹患天花〉。《台灣總督府報》第 112 號。明治 30 年 7 月 1 日。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台北：台灣日日新報，1973。

台灣總督府陸軍幕僚編。《陸軍幕僚歷史草案》第三卷。台北：台灣總督府陸軍幕僚，1903 年。

伊能嘉矩。《理蕃誌稿》第一編。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18。

杉山靖憲。《台灣歷代總督之治績》。朝鮮：帝國地方行政學會朝鮮本部，1922。

〈長野義虎外四名敘任及辭令〉。《台灣總督府報》第 131 號。明治 30 年 7 月 15 日。

〈雇員以下官船若クハ借入船舶ニ乘船出張ノ場合ニ於ケル食卓料支給方〉。《台灣總督府報》第 33 號。明治 29 年 11 月 6 日。

〈雇員以下官船若クハ借入船舶ニ乘船出張ノ場合ニ於ケル食卓料支給方〉。《台灣總督府報》第 33 號。明治 29 年 11 月 6 日。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彙編。《日本據台初期重要檔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藤根吉春。《蕃人內地觀光日誌》。手抄本。1897。